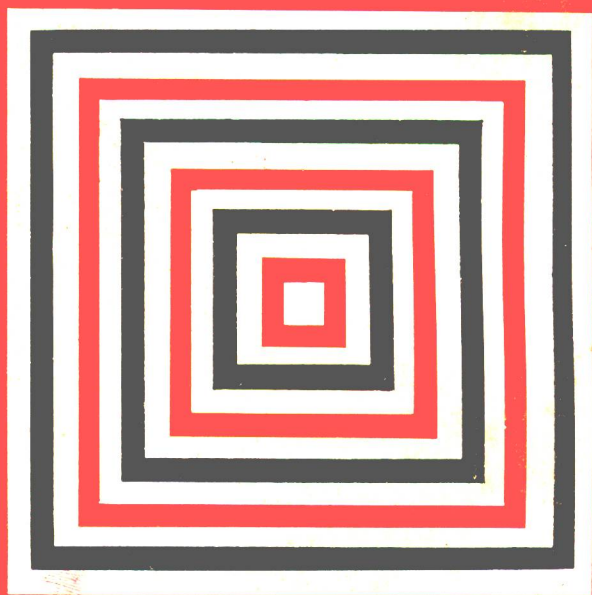


山木齋話當年



李抱忱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十八

S

012286 K825.7
884

山木齋話當年

李抱忱著



S9003898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傳記文學叢書之十八(保有版權翻印必究)

山木齋話當年

定價新臺幣壹元

著者：李 抱 忱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印刷者：榮泰印書館
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五巷四號

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五九年七月改訂售價
每冊新台幣壹元

自序

這本小書的惟一催生者是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兄。本來在傳記文學剛出版不久（一九六三），趙元任夫人就鼓勵作者也爲傳記文學寫文章，但作者屬於像紹唐兄所說「想寫自傳而不敢寫」一類的人，只跟趙夫人客氣了一番，沒有往心裡去。等到傳記文學出到第七卷的時候（一九六五年夏），紹唐兄忽然給作者來了一封信，約作者寫一篇教音樂的回憶，說是臺北音樂界朋友們的建議。既然規定好了題目，又是音樂界朋友們的盛意難違，遂在當年十二月（七卷六期）刊出一篇北平教音樂六年的回憶。刊出後，紹唐兄又來信說：「大作文章……（刪誇獎數語。）甚盼續爲本刊撰寫數篇。如能將國內外音樂家及語言學家以及其他值得回憶之人物，加以追記，尤所歡迎。」於是在紹唐兄鼓勵與誇獎之下，又寫了一篇歐柏林音樂院兩年的回憶（八卷五期）。

寫過兩篇以後，引起來寫回憶的興趣，決定索性再於作者的音樂工作階段中寫兩篇回憶。這就是抗戰期間從事音樂的回憶（九卷二期）和哥倫比亞大學兩年的回憶（九卷五期）。不料這四篇回憶，竟引起紹唐兄出書的興趣。他又來信說：「如能再續寫三四篇（篇數多少沒有關係，最好能在六萬字以上），本社將來願出版一本小書，編列爲本社即將發行之小型傳記文學叢書之內，不悉先生以爲如何。」紹唐兄既作了催生者，又願意作收生婆，作者就不管還是流產、早產、或是難產的準備生育了。幸有「家庭護士」（妻瑰珍）注意起居，調節飲食，作者這「孕婦」又順利的在已完成的四篇回憶之外，首尾又各加上兩篇。前面的兩篇是童年的回憶（十卷三期）和燕京大學四年的回憶（十卷四期）；後面的兩篇是耶魯大學七年的回憶（十卷六期）和國防語言學院十四年的回憶（十一卷一期）。前後共八篇，成爲作者六十年的「八段錦」。

八篇回憶，一篇自序，再加上六篇附錄，紹唐兄，這不是交了卷了嗎？！至於是否「先天不足」，或是「後天失調」，要看讀者怎樣斷定，作者反正已經盡了他那點棉薄之力了。生育雖然是母親的「難日」，却是嬰兒的「生日」。在這「大喜之日」，

各位賀喜者也許可以包涵孩子長得「眼大無神，耳大無輪」。

李抱忱

五十六年六月一日

于美國加州佳美城山木齋

山木齋話當年 目錄

自序.....一

童年的回憶（一九〇七——一九二六）.....一

燕京大學四年的回憶（一九二六——一九三〇）.....二二

北平教音樂六年的回憶（一九二九——一九三五）.....四三

歐柏林音樂院兩年的回憶（一九三五——一九三七）.....六八

抗戰期間從事音樂的回憶（一九三七——一九四四）.....九三

哥倫比亞大學兩年的回憶（一九四四——一九四六）.....一一

耶魯大學七年的回憶（一九四六——一九五三）.....二八

國防語言學院十四年的回憶（一九五三——一九六七）.....一五〇

附錄：

（一）一九三五年第一次留美時在歐柏林音樂院寫給各位親友.....一八一

- (二) 一九四四年第二次留美時在印度寫給各位親友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- (三) 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返台，離後寫給各位親友……………二〇八
- (四) 一九五八年第二次返台，離後寫給各位音樂同工……………二一一
- (五) 歷年來的聖誕信……………二一六
- (六) 一九六六年第三次返台，離後寫給各位親友……………二四〇

童年的回憶

(一九〇七——一九二六)

作者雖然是不折不扣的二十世紀「新人物」(生於一九〇七年)，但同時不能否認也是清朝的「餘孽」(生於光緒丁未三十三年)。生的那年是羊年。小時候曾問母親生在羊年主何吉凶。記得母親說：「你的生日是六月初九(陽曆七月十八)，是夏天的羊。熱羊好，有草吃。」果然，作者一生不貧不富，總有「草」吃！

家 族

作者的家譜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。以前的祖先真姓李還是唐朝賜姓李，無從考證。小時候只看見過祠堂油印分發宗族的家譜。記得第一句話是：「始祖國泰，明末避亂，携三子迎春，遇春，探春，自山西洪洞縣遷至河北通縣……。」我們弟兄們小時候常把帶n韻尾的字改成帶ng韻尾（如同「鋼琴」說成「鋼情」）。這本是初學說話時的通病。母親常逗我們說：「搬出山西來都三百多年了，還改不了山西音?!」

祖父慶○（○孫）〔註〕，清末舉人。因被教會約請協助翻譯聖經，由慕道而終於入教。這在當時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中國人怎麼能當「二毛子」！（那時管外國人叫「洋毛子」，因此管信基督教的中國人叫「二毛子」。）於是李氏宗族（通州的一大姓）將先祖父驅逐出宗，祖父遂携子女遷到北平。伯父本○（○之）〔註〕，赴臺灣業茶與臺灣女子結婚，生有二女。全家回北平省親的時候，船因風暫停烟台。伯父歸家心切，將家眷留在烟台船上，自己另僱小太平船單身北上，歿於海。伯母得到消息後，沒有繼續北上，携二女又回臺灣去了。這二位堂姊如仍健在，應當已經七八十歲了。作者九年前返臺時，曾託人在復興廣播電台廣播尋親消息，沒有結果。這次

返臺，定再繼續尋這兩位從未見面的骨肉。若有天緣，一定可以尋到。

先父本根（宗之）和先叔本源（引之）都隨着先祖父受了基督教的薰陶，先後都終身獻身於宗教事業——先父在長老會任牧師，先叔在公理會任牧師。聽說作者還有三個姑姑，對她們的事情知道得最不清楚。只知道她們都結婚早故。姑父們再婚後，就和李家失去了聯絡。

名字的故事

多半個世紀以前的父母給孩子們起「小名兒」（奶名）的時候，總脫不出「福祿壽喜，吉祥如意」的範圍。大哥的名子是迎壽，二哥的是迎惠。據說，三哥的到臨使父母很失望。盼了九個多月的女兒，結果又來了一個男的。先父母在這方面定有些迷信，給三哥起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子——連珍，希望他下面連着來的是一顆珍珠。果然，母親的掌上珠——四姐襲慧——來了。五哥崇惠，六哥香娃都不使父母太失望，因為來了一個女兒以後，似乎又該來幾個兒子了。但是老七——作者——還是兒子，

又使父母失望，決定應當又來一個女兒了。於是，不改戰略的又給作者起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子——寶珍（簡稱寶）。說也奇怪，十三個月後真來了一個八妹寶珍。這個迷信兩次兌現，誰還敢說是迷信。

但這却苦了作者！小時候同學們經常的開玩笑，很影響了作者心理上的健康。經過文的，武的，各種方式的抗議，父母好容易同意給作者改名字。沒想到剛高興了一半，又涼了半截兒。原來父母同意的是改字不改音，只將寶珍二字改爲「保真」。這兩個字雖然出於屈原卜居篇裡的「寧超然獨舉兮以保其真」，含義甚佳，但還是不能解決作者不喜歡這個音同字異的名字的心情，因爲你不能在一說你的名字時，就立刻伸出手來，在掌心上寫是那兩個字。因此，這個新名字，並沒給作者帶來勝利的歡欣。但是「父母之命不可違也」。於是這「不共戴天」的名字與作者一直「共戴天」到大學畢業。那時，父母都已故去，作者已經二十三歲，似乎對於自己的名字有處理的全權了。於是將名字改爲抱忱，取其「忱者誠也」的意思。記得當時的感覺是如釋重負，面目全新。父母在給兒童起名字的時候，兒童本身的反應，原來是很重要的。

件事！

作者要在這裡代表天下的兒童向今後的父母呼籲：若是自己覺得管自己的兒女叫「阿貓」「阿狗」有趣，請考慮一下阿貓阿狗是不是願意被叫作「阿貓」「阿狗」，這些名字給他們什麼樣的心理影響。

作者在北平育英中學任音樂教員的時候，爲了迫切需要教材的原故，曾大量的作了或譯了不少歌詞。有時候也採用「飽塵」這個筆名，意思是飽嘗風塵——有人說是一肚子塵土——的意思。那時也偶作遊戲文章，又用「疲兮」的筆名，因爲作者的名字羅馬拼音簡寫的兩個字母是「P. C.」。後來因爲要名號一致，減少朋友的負擔，所以決定「從良」，與一切的「新歡舊好」絕交，和抱忱這惟一的名字結下了不解緣。這是後話不提。

保定的兒時生活

說走了題，再回到童年的回憶。作者的生身之處是河北保定西關外的長老會福音

園。那時先父被派在該地任牧師。這個福音園的園牆把禮拜堂，男女學校，男女醫院和教會工作者的住宅都圈在裡面。這在作者兒時的眼裡，簡直是保定城外的另一座小城。作者的家在男學校與女醫院中間，房子後面有兩個教會公用的網球場。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大人打網球休息的時候，就兩手拿起我們的破球拍來（那時一隻手還拿不動）遊戲一會兒。我們的球藝和對網球的興趣都是那時開始的。記得那時的一位球友，男醫院王子明大夫的公子清和兄（後來成爲一位植物學專家，現在留在大陸，沒有出來），在北平通縣潞河中學讀書的時候連年打冠軍。還有一位球友，趙學義大夫的公子保華兄（現任臺北榮民醫院門診部主任），後來網球也打得很好。作者後來也是燕京大學網球校隊隊員，代表北平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網球比賽，歐柏林大學網球冠軍等（詳見後文）。

作者七歲才入學，可是在入學前已經能讀聖經故事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童話。小一歲的妹妹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，作者同時插入二年級。那時先母在本教會的協誌女塾教書，所以令作者入了兩年的女學校（得到學校的特別許可），理由是男學校的學

生太野，怕作者受欺負或是學壞了。這又是後來在四年級轉入男學校的時候同學們常開玩笑的一個原因。幸虧同時「蒙難」的（或說「陪榜」的）有清和兄，所以還算不太感覺「形單影隻」。

據先母說，作者從很小的時候就有喜歡音樂的表現。那時教堂裡作禮拜時彈風琴的是一位傳教醫生的太太，路太太（Mrs. Charles E. Lewis）。先母告訴作者說，有一天先母在屋裡縫紉，作者坐在屋外地，一面手按台階，一面口裡嗡嗡作響。先母於是用哄孩子的口氣說：「誰彈琴彈得這麼好聽啊？」作者回答說：「寶太太。」大概是那時作者以為彈琴的一定得是一位太太的緣故。

後來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（那時作者四十一歲），作者帶着全家到班州格羅夫城（Grove City, Pennsylvania）去拜訪路太太和她丈夫的妹妹路大夫（Dr. Elizabeth Lewis）。那時她們已經八十多歲。路大夫說，她雖然在保定府以南七百華里的順德府行醫，可是在作者生的那年，她正在保定代替休假的慕大夫（Dr. Maude Mackey）。她說：「所以是我把你迎接到這個世上來的。」她又從她的像片簿上找

出作者小時候的一張像片來送給作者，因為她覺得由作者保存比放在她的像片簿裡更有意義。現在放在這篇回憶裡（圖一）向各位讀者介紹五十多年前的「寶太太」。

作者記得自己喜歡音樂的第一件事是七八歲時，當時使作者出了一身冷汗的一件事。禮拜堂平常總是鎖着，到作禮拜時才開。作者有一天忽發奇想，從窗戶裡爬進去，打開風琴大彈特彈。過了一會兒，忽然路大夫用鑰匙開開禮拜堂的大門一瘸一拐的走進來（路大夫腿有殘疾）。作者一向就很怕這位路大夫。於是一聲不響的跟路大夫走出禮拜堂去，一溜烟似的就跑了。心想這回可闖下禍了。路大夫一定告訴先母，晚上這頓打是挨定了。一直拖到晚飯前才不得回家，預備見面帶怒容，手拿擲把子的母親。沒想到原來是飽受一場虛驚。先母和顏悅色的說：「寶，你願意不願意學鋼琴？」作者立刻含着破涕爲笑的心情說：「願意！跟誰學呀？」於是先母告訴作者當天下午的經過。原來路大夫來告訴先母說，路太太的妹妹蘇教士（Miss Bertha Sargent——也是本教會的傳教士，後來嫁給挪威籍的韓大夫 [Dr. Hannestad]）願意教作者和舍妹鋼琴。這簡直是「天賜顏回一錠金」！於是兄妹二人興高采烈的每遇到

路太太家（離作者的家只有三四分鐘的走程）跟蘇教士學一次琴，每天各去練半小時。還記得第一次公開演奏是兄妹二人合奏四手聯彈曲波濤之上（Over the Waves），頗受聽衆稱許。這樣的學了差不多二年，後來因爲蘇教士結婚，遷到張家口去，在保定的階段就沒有繼續學下去。

作者對國劇雖然沒有很深的研究，但是因爲先父愛好國劇的原故，也受了不少薰陶，得了很多常識。先父常帶我們弟兄去聽戲（聽說南方說看戲）；譚鑫培，劉鴻聲，高慶奎，楊小樓，張黑兒，九陣風等名演員都聽過。其實，那時的聽戲只能說看戲。先父聽「桑園寄子」一類的戲，淚流滿面時，作者還覺得莫名其妙呢。我們弟兄就喜歡看武戲。看完戲回來總是在院子裡用竹刀竹鎗打一陣。先五兄（比作者大四歲）是神彈子李五，作者（行七）是白馬李七侯。打疼了不許哭；李五、李七侯那有哭的！作者兒時甚麼都用左手，學寫字時起初也用左手。那時沒聽說過中國人用左手寫字，也沒聽說過兒童若是天生用左手，不應當勉強他改。於是先母跟作者約法一章，只要寫字改用右手，其餘甚麼都可以繼續用左手。這樣勉強的寫字算是改用右手了，